

当车驶过早池村后,我的心渐渐地绷紧了。再有5公里,就去看花宫了。三年前,父亲去世之后,我就萌发了去看花宫看看的念头。去年,母亲病重之后,这一念头渐渐转为阵阵的催促。那里,曾经是他们俩投身抗战的摇篮。金秋,随朋友到西安游览,借道而去,正巧遂了我这个念想。

看花宫又名探花谷,位于陕西旬邑渭北高原,这里曾是陕北公学所在地。据传,贵妃杨玉环曾到此赏花,因此改名为看花宫。

我的父亲是在1938年8月来到看花宫的。那时,他在香港中央信托局工作。他抛弃优越的生活,只身辗转长沙、西安,最后来到了看花宫的陕公分校。母亲则在高唱“自由平等,为我力争”的开封大学读书。也是那年,她与30多名女生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先后到了陕北。无论是只身还是结伴而来,看花宫最终成为他们这批年轻人播种理想的热土。

父亲在看花宫的时间很短,

但是,那里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两个月后,他就入了党;又过了几个月,他就随徐向前师长奔赴山东抗日根据地。

妈妈在看花宫的时间也不长,几个月之后,她就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。但是,看花宫始终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去年,在重病中,她比以往更多地讲起了看花宫的故事,尤其是在那里结识的战友,谁还活着,谁已去世。言谈之中,流露出无尽的怀念和伤感。

掐指算算,父母离别看花宫已经70多年了。似乎正是怀揣着父母的浓浓思念,我们踏上了这片令人神往的黄土高坡。

到了看花宫,已是近午。走进了村子不一会儿,就到了一座老宅院,青砖门套,一侧的土墙上挂着块红牌,上面写着:“陕北公学校部旧址”。进了院内,就是陕北公学的办公区。在正房的墙上挂

着一块红色的牌子,上面写着:李维汉同志旧居。1937年7月底,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。1938年8月,中共中央决定在关中看花宫开办陕北公学分校,并任李维汉为分校校长。陕北公学在看花宫及周围的村庄办学一年,毕业学员两期3000多名,分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,为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。

在这里,父母曾经讲述的回忆,一段一段又回响在我的耳边:“到了陕公,我捐出了积攒的600大洋,那身西装也捐给了演出队。”“在陕公,背包当凳子,膝盖当课桌,即使冰天雪地也在露天上课。”“吃的是小米、土豆、萝卜、白菜,7,8个人共睡一个炕。”“我们女生生在沟底,男生生在坡上。”“我个头高,在陕公就参加了篮球赛!”……

看着那些残破的窑洞,回想着父母零星的记忆,看花宫曾经

拥有的火红的岁月又浮现在眼前。“花落春仍在,天时尚艳阳”。的确,看花宫的唐牡丹早已凋零,但是,陕北公学曾经绽放的万紫千红,却一直传诵至今。

看花宫是这样的地方,哪怕就是短暂的相遇,也让你难以忘怀。回西安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:是什么使得父母那代人放弃优越的生活,不畏艰辛,跋山涉水来到了看花宫?我以为,最为重要的就是理想。不亡国奴,追求民族解放,正是父母那代人的共同理想。共同的理想才能凝聚成巨大的力量,如果这个理想还是崇高的,那么就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明天!今天,在安逸的生活之中,我们是否依旧还拥有火一样的共同理想?

回到上海,我到医院向妈妈讲述了在看花宫的所见所闻。妈妈听了之后,高兴地唱起了陕公校歌,虽然气息有些不稳,但歌声依然是那么激越和动人,在这一刻,我突然感到,在天堂里的父亲也一定在那里和声吟唱……

《中庸》载:子路问强。子曰:“南方之强与?北方之强与?抑而强与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南方之强也,君子之居也。衽金革,死而不厌,北方之强也,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!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哉矫!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!”

上文简述孔子关于“刚”的思想和观点,这段文字孔子论“强”,可作补充。故虽不在《论语》之中,仍稍作介绍。强,与刚义近,不过就是刚强而言。强尚有势大、超越他人的意思,而刚则不显,这是两者不同之处。抑,抑或,还是,表示选择。而,此处通尔,用作“你的”。居之,犹处之,持守。衽,寝卧之席。金革,代指武器和铠甲。不厌,不厌倦,似可引申为不悔。不流,不随波逐流,不无原则地迁就。矫,强健之貌;强哉矫,赞叹之语。塞,解释有所不同,本文取堵塞、未达;不变塞谓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。

这段文字译成现代汉语,大意是:子路问怎么理解强。孔子说:“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,还是北方的强呢,或者是你的那种强呢?教育人们宽容、柔和,不报复不讲道义的人,这是南方崇尚的强,君子就持守这种强。不卸铠甲,枕戈而卧,到死都不后悔,这是北方崇尚的强,勇武的人就具有这种强。君子善于团结众人而不随波逐流,这才是真正的强啊!恪守中道而不偏不倚,这才是真正的强啊!国家治理有方,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,这才是真正的强啊!国家治理无方,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正确志向,这才是真正的强啊!”

愚以为,首先应该明确,《中庸》作者(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)把孔子这段话放在这里,重点是强调“中立而不倚”,即中庸思想和原则。故人们读此章,核心是要关注后半部分,君子协和万事、亲和其他人,正确处理各种复杂情况,奉行中道,但必须坚持原则。这是其一。

其二,既然子路问的是强,则孔子告诉他中庸才是真正的强。中庸乃“至德”(雍也篇),即天德,不仅至大至刚,而且公正无私。具体到个人,有终生不渝的远大志向,有永不改变的基本原则,同时能在各种境遇中保持清醒认识,妥善处理。所以说,君子之强不在于身体的孔武有力,亦不在于性格的刚猛张扬,而是在于思想的坚定和精神的不屈。“抑而强与”,孔子话中有话,是说子路身上的强,或其心目中的所谓的强,并非真正的强。

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已经谈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,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差异。“长九尺有六寸,人皆谓之‘长人’而异之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的北方大汉,似乎更赞赏“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”的南方之强。不过,以愚之见,孔子虽然总体上主张对北方“戎狄”实行怀柔政策,但对其无理侵犯,会断然推崇北方强者的。其后中国两千余年历史证明,北方之强在面对外敌时必不可少。

中国南北地域文化和群体性格差异,自古有之,这主要由生存环境的不同所造成。对此问题,不仅学者、作家深感兴趣,而且百姓也都津津乐道。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仍是“中立而不倚”。南方人、北方人均应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对方的长处和优势,以自省的内心检讨自己的短处和劣势,互相取长补短。

逸品七贤图
王亚岗

海上画家陈旸是画家陈一梦的公子,他自小受父亲严格的传统绘画训练,后来拜工笔人物画大家华三川为师,技艺大进,青年时就创作了《兰竹梦》《钟馗新传》等十几部连环画。中国人物画相对其他画种,历史遗存较为单薄,特别是意笔人物画更是如此。竹林七贤是人物画家必画的题材,而当今有些画家因学识素养不够,对七贤的个性与历史背景了解不深,作品常有七人一面之感。陈旸的《竹林七贤图》却很很有特色,他用粗粗细细,疾疾缓缓、枯枯湿湿的线条,将独立独行的嵇康、作青白眼的阮籍、卓而不群的山涛、不修威仪的王戎、儒雅稳重的向秀、嗜酒狂放的刘伶、放浪不拘的阮咸刻画得惟妙惟肖,准确地体现了画中人物的精气神,使七贤各具神韵。

竹林七贤图 (扇面) 陈旸

写在伦敦残奥会的缝隙

梁左宜

苹果已经成为开幕式有机组成部分,成为全体观众也是参与者手中的道具,有趣,也很有英国特色。

“自从文明的曙光降临大地,人类便孜孜不倦地探求世界内在的规律,天地之为天地,何也?天地之所以存在,何也?即便我们找到了无所不能的世界万全定律,那也不过是一套毫无生气的繁文缛节。”是谁,敢在庄严的开幕式上发此谰言?

如果算不上浪漫,英国人起码很有诗意,从他们的地名也能看出几分。有一座小镇,浅浅的小河穿镇而过,假日里男女老少在河边晒太阳,黄狗趟着水从此岸走到彼岸,这小镇名字就叫“水上的波顿”。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故乡在斯特拉特福,其实全称是“爱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”,英国人并不嫌说着累赘。爱文河畔的树荫底下,十几个英国人穿着像是古代农村的衣服,围着一辆没有马的马车作布置,在上演莎士比亚的剧作。举手投足,厉声抗争,一剑刺向腋下,有人应声倒地,几秒



钟后,死者爬起来与杀人者一道向散坐在草地上的观众鞠躬谢幕。演员演技不算高,看起来只是一些艺术爱好者。能够在大庭广众冲着别人叫“母亲”、“爱人”的,心底里必蕴藏着炽热的浪漫。

早期将英文地名翻译成中文的英国人或中国人里面,应该颇有些文采斐然之辈。试念念“白金汉宫”,音义俱在,富丽辉煌而且比黄金还金贵之味道尽出。若要吹毛求疵,则几百年来多数时候白金汉宫的主人并非男性壮汉而是女性“汗母”,如果按当下普通话音译外语逢字母必翻的惯例,译成“波奥可京汉姆宫”也未可知。

说话间来到“英帝苑”,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湖。因为有观赏性极强的皇家卫队换岗仪式,白金汉宫前面热闹得人山人海,我怀疑全伦敦的游客都聚集在这里。而咫尺之遥的格林湖则幽静得如同世外桃源,湖水藏在密密的树林间,不大,像一颗蓝宝石。松鼠从树干爬将下来,越过行人跑向小道另一边的草丛。一道白色弧线划破湖面,扑刺刺在水上掠过的天鹅收起双翼,停定在鸳鸯的近旁。湖畔的树上,草地上,乌鸦与喜鹊,野鸭与大雁,三三两两在剔羽休憩。它们并不怕人,也许它们的上一代,乃至上溯几十代,从无弹弓网罗追命、从无白斩红烧卤煮、从无在炖盅里与淮山杞子为伍的经历,在其集体记忆里,人类也许只是另一群未学会飞翔的鸟类。

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,莫此为极。坐在湖边的木椅上,地球的转动也仿佛变得缓慢舒徐。

外婆的芋饺

毛尖

听说从清朝乾隆年间就有了。常常,外婆一边捣小芋艿,一边开讲野史,新昌老家啊,出过一个大举人,可是,这举人进京没多久,就回乡了,因为想吃芋饺啊!这个故事讲好,外婆就开始把番薯粉和芋泥和起来,然后呢,她的故事也更高级了,这回说是乾隆爷了,乾隆爷下江南,大家都知道他吃肉丁莲子酒炖鸭、春笋盐炒鸡、螺蛳盒,哪里知道,他还吃过我们新昌芋饺!

外婆一边渲染乾隆爷吃芋饺神魂荡漾的场景,一边开始包小芋饺了。大拇指大小的芋饺,塞足了肉馅,站在砧板上,个个精神抖擞,

我们四个孩子站在旁边,数啊数,数到一百个的时候,外婆要讲外公的故事了。外公,在外婆的心中,那是比乾隆爷还高级的。但是,我们不想听外公的故事了,我们催着外婆,可以下第一锅了!

这个时候,爸爸也熬不住过来给外婆扇扇子了,丈母娘看一眼女婿,想再讽刺他两句,话到嘴边变成了:“不用扇我,去扇煤炉。”我们也跟着拿起扇子去扇煤炉,直把火苗扇得一尺高,直把小芋饺扇到透明。

撒上葱花,一人三十个,吃到一半,表妹哭了,她说刚才一个芋饺直接滑下喉咙的,不能算。外婆就给她补一个。我们于也是也跟着说,刚才我也滑下去一个……

这个,三十年前的往事了。芋饺呢,其实妈妈也会做,姐姐也会做,但是,妈妈做芋饺时不会讲故事,姐姐还用上了搅拌机,后来在超市,我们还发现过速冻芋饺,可拿起又放下了。因为在我心中,芋饺的工序,包含了外婆的故事、我们的期待,包含了那被扇得一尺高的火苗。

明日请读《面拖蟹不加蛋》。

数点梅花天地心

——钱谷融先生二三事

费滨海

十多年前去看钱谷融先生,正赶上他八十大寿初度,满屋都是花篮和一束束鲜花,连屋外的阳台上都是,记得巴金、柯灵和王元化都送了花篮。满屋的花和满屋的书,这场景让我至今难忘。

钱谷融先生的个子不高,头发稀疏,整天乐呵呵的简直像个老顽童。钱先生言语风趣是出了名的,他说自己喜欢读书,喜欢随意、自由地、漫无目的地读书。不喜欢主动写东西,也很少写文章,要写多半也是因为催逼约稿才写。说到做教师,钱先生一脸严肃,说他对教师工作是很看重的,也是自己唯一花力气认认真真做的一件事,直到2000年80多岁他才正式结束了带研究生的工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钱谷融先生培养了许子东、王晓明、殷国明、李劫、胡河清、吴俊等一批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。有人对此感叹“名师出高徒啊!”钱先生不以为然:“应该倒过来说,是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。”

曾有记者问钱谷融先生,他提出的“文学是人

学”这一著名论断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,钱先生回答:“我不知道有什么影响。”他曾戏言,对“文学是人学”的批判是因祸得福,意外批出了自己的“名声”。当然他也因此做了38年讲师之后才直接晋升为教授,可谓前无古人。

说起钱谷融先生,人们都会说他是个性散淡的人,这恐怕既有他总是对外称自己懒惰、自由散漫的缘故,也因他展示给人们的多半是天真的性情的一面,比如他喜欢热闹、聊天,喜欢下棋、打打桥牌,家中的门总是敞开的,除了睡觉和外出,学生和朋友可自由进出。钱先生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很开很淡。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遭到大规模批判之时,他坚守良知,淡然处之,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钱先生常年住在华师大二村,可他散步喜欢去长风公园,而不是华师大丽娃河畔。原来他舍近求远只是不想碰到熟人总打招呼,太麻烦了。

思想开明、为人豁达、淡于名利且有着魏晋风度的伍叔傥先生,是钱谷融先生在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就读时的系主任,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。钱先生身上无疑留存着老师独特的精神风貌。学生戴厚英当年曾“毫不留情”直呼钱先生其名公开批判他的“文学是人学”。“文革”后戴厚英申请晋升副教授,由于其在“文革”中的表现,高评委中没人愿意为她写评语。找到钱谷融先生,钱先生二话不说为她写下了很高的评语并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钱先生的“懒散”颇负盛名,但他对来信却始终奉行“来而不往,非礼也”

家中的美食



竹林七贤图 (扇面) 陈旸